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三十三

修省類

劉綱　天災重見乞加修省疏

余繼登　禁地火災頻發乞痛加修省疏

魏允貞　遇災思懼直陳時政之缺疏

史學遷　早圖修省以格天心疏

白瑜　天災疊見非常聖躬憂勞甚切疏

李三才　天變人離萬懇省改疏

汪若霖　天時太亢乞裁省以凝休命疏

汪若霖　洞察天人之故以儆有位疏

趙世卿　天怒人愁直陳失政以弭異變疏

修省類

國值非常災異懇乞聖明愈加修省以答天心疏

鄒元標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聞漢臣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自省而傷敗乃至見天心仁愛人君無已者恭惟我　皇上仁厚性成睿智天挺孝奉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枯槁回春未明而衣嚴寒而朝臣方欲歌誦盛德乃者邑

月二十三日內庭火災延燒慈寧宮一時煨燼至厪
驚　聖母憂勞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
死除痛自修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
顧人君所以修德者何如耳能修德則反災爲祥不
修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極
陰生陽不旱則火又曰君不思道厥咎災宮是則天
變之興亦人事之未修歟臣謹昧死陳爲六事皆上
關君德下係國是最急者惟　陛下俯賜省覽昔人
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勦

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引堂礙難行之事倘蒙留神國家幸甚臣等幸甚緣是國值非常災異懇乞 聖明嚴加修省以答天心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曰保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惟陛下握符御曆前而祖宗之統緒後而神聖之國祚實係 陛下一身宜何如致慎哉慎之云者匪偃仰屈伸煦呴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也有一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最臣

無欲之訓 陛下俯垂嘉納 陛下試自修省無欲
耶寡欲耶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又曰鍾鼓於宮
聲聞於外盖言誠不可掩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
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而節省之則易爲力及凋
耗之日而培養之誠難爲功 陛下今一年富而千
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子祝其
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曰萬壽無疆臣誠願
陛下寡欲以緝熙聖學緝熙聖學以保聖躬伏乞

聖裁一日親臣工臣聞巍巍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
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曩
臣進召對之語蒙 陛下俯垂嘉納迄今數月猶未
舉行此必有爲之說曰人君其尊如天必尊嚴若神
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
其名而去其實則亦非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
其間而動多掣肘者羣臣欲糾正其間而事難上達
者尊卑縣越情旨罔洽上德阻滯下情壅鬱徒牽制
文移繆悠歲月而已當茲天變 陛下誠宜惕然自

省每朝講後將羣臣所上章奏召諸大臣一一講明
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試一訪詢戶部職在
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
實刑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源委商確利弊
有獻可而不以為同有替否而不以為矯要共成一
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四知所上三錄召對
其一闕　陛下宮中留神省覽此正　祖宗時故事
所宜率祖攸行以親臣工伏乞　聖裁一曰開言路
臣聞言路通塞係世道之興廢自古端人正士立朝

惓惓以開言路爲請彼誠見理亂從茲而出故也
始 臣等或起廢畝或起身行伍海內喁喁想望太
平乃未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之而遽斥
之方起之而遽譴之載之史册傳之後世可爲寒心
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全軀保身者比使謀國
之臣居全軀者之名人雖至愚必不肯以身爲犧牲
矣 臣往讀留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
幸得伸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攫然
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闇

沕之狀難於畢達也當玆天變　陛下宜廓虛受之
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謨嘉猷盡心而獻闕下者濟
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言官爲之招
或復原職或受京秩增朝端正直之風助臣工敢言
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　聖
裁一曰諭百官　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
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天心示儆明君固當恐
懼修省臣子亦安能晏然無所事哉古人立朝不苟
焉以求同惟蹇蹇以謀國今有大繆不然者則脂韋

風熾而奔競之習成也立譚間以遊戲徵逐為本業以流連詩酒為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壤 臣請即近時人心為 陛下鏡之如議減官一事昔言可減今言可增矣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恤今言可死矣如處故相一事昔言可死今言可恤矣如者稱伊呂今與同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為鬼為蜮不可測度猶且悠悠策馬逝遍公卿以軟熟為工以謀國為迂有臣如此國奚賴焉 臣願 陛下宣敕百官洗濯乃心如大臣須務立朝之節

小臣須敦廉靜之風各供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即如
弘正間風俗淳朴亦可覩記矣夫國運之隆替係士
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臣誠願陛
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聖裁一曰節財用臣聞
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食即死國無財則
匱陛下躬先浣濯仰追列祖臣猶有說焉臣覩庶
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
支百金不過一年而止善蓄積者以一年爲百歲之
計今夫司農告匱矣如年來恢復慈宮鼎建山陵大

役並興動需不貲取之西北西北饑荒閩者酸鼻取之東南東南水旱見者寒心非大有撙節膏脂易竭

臣懼難繼矣如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可也其它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盡爲禁止以彰德意至明也以培國脉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桑孔復出不能持籌而筭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日經國者急務伏乞

聖裁一 曰扳幽抑臣聞民含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爲流通民心和順則天地之

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心之乖戾亦應之言民能以氣上干故也匹夫含冤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月飛霜今鳳陽高墻所禁宗室罪人不知凡幾矣詿誤致譴其若可矜也 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詔遠方凶竪猶蒙貸死況以 皇室懿親忍使之羈囚而就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不知凡幾矣由壯而老者其情可憐也 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草木羣生皆能自樂況內庭幽婦忍使之孤孰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者天地之所以為大德也一物惟恐傷者人

君之所以爲至仁也臣願　陛下沛然降德音勑所
司於宗室審其罪有可原者盡行疏放於宮人酌其
年力已壯者量爲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
臻者未之信也伏乞　聖裁

火災示異乞樽節玩好以弭災變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待罪該科月接今歲四方守臣所奏襄漢荊鄖數千里洪水關隴地震吳越苦歲祲薊門上下流火遍營壘杆斗有光俱經禮部具題蒙 皇上嘉納餙大小臣工而修省之矣至本月十八日聞內官監為傳奉事開稱元宵節乾清宮等宮女設鰲山等燈楬帖行兵部取用該營官軍二千員名完日回營 臣方欲一言然念災異猶四方也 輦轂之下萬姓之集

皇上樂以天下似不爲過至二十二日夜驟觀火變

次日聞　慈寧宮幷週圍房屋悉皆焚燬臣不勝駭

愕隨班奉慰切念慈寧宮　慈聖太后所居也一旦

變起眉睫驚恐　聖母致厪　宸衷此變之大也不

止四方水旱之災矣昨又捧讀　聖諭諄諄已深警

惕復申飭中外臣工省愆思職臣等仰承　皇上修

德弭災至意敢不夙夜祗慎然亦聞本監傳罷燈役

臣復敢冒昧臣聞古者　聖王遇災而懼避室減膳

御地不懸馳道不除故稱堯臞舜瘠禹胼胝則飲食

服御尤且節之况于玩好無益之事故臣謂鰲山燈火雖小事而修德弭災當自此始臣請得而終言之夫火無常性惟其所觸今烈焰爲災既已駭人觀聽矣若鰲山燈一設烟火騰空飛旋横躍觸木遇石如鼎斯沸一或風霾不測大災難收豈不可慮禁地雖閟理宜預防似當罷之以謹 宮掖不虞之備慈宮既燬大工當興土木工程度動數十萬即鰲山所費取之内帑然 皇上日者賞賜業謂内帑缺乏暫借外庫而今大倉光禄工部太僕之入僅僅適用可惜

傾數千金之費竟一夕之玩而無餘也古有露臺惜
百金者而此一燈又不啻中人十家之産似當罷之
以節　國家無經之費戚臣新喪　聖母震悼天性
至戚即萬舞爲樂必有怫然不安于內者似當罷之
以體　聖母哀戚之心抑又有進于是焉大君天之
宗子也父母震怒子雖無過亦不敢自爲寧居今
宮庭之災固近侍怠玩之過已寘之法矣第變不虛
生意者　上天仁愛假此以示之警有如　聖諭所
及乎則　陛下尚當齋居默禱澄神易慮古者永巷

脫簪彤管紀過贊御獻箴凢以愼密匆而謹天戒也
故麯蘖不旨桑曼絕御彼星橋火樹旋舞跟鏘快意
當前甚心遂卻非所以罪負引慝也故又當罷之以
答　上天警戒之心昔太戊修政三日而祥桑自枯
景公修德一言而熒惑退舍至今以爲美談甚哉天
人之閒不可誣也　陛下睿智所照旣深警惕自能
不俟臣言然臣偶有傳聞乞　勅內官監罷之便

極陳修省之實以弭天變疏

丁此呂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惟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而闇於修省則事應必至立見修省而不以實勝則天意亦未易回故災異者上盛之世所不能無亦明哲之主不以爲諱也是故事天以實不以文弭災自近以及遠斯可轉災爲祥移禍爲福稽之往牒一一可符臣伏覩十二月二十三日慈寧宮災夫慈寧聖母所居而陛下所自出也一旦及於災此豈可以尋

常天變論哉惟時大小臣工以逮士庶靡不驚惕失
色跂聆　德音冀回天意本月二十四日伏蒙　聖
諭傳示修省即古者哲后之遇災而懼何以過比禮
部所開合行事宜不過循往年齋戒故事而修省之
實未必言之具也　皇矣　上天夫豈區區科文次
節所可遙格乎臣不敢泛舉遠引以瀆　天聽謹以
上關　主德下切時政人人所欲言而不敢久欲言
而有待者列為五事昧死披瀝伏乞　聖明留察立
見施行　計開　一曰慎舉動竊惟朝廷之舉動

治道之欣戚內而宮禁從違褻如近習窺伺咸于一舉一動間係之故方意念之萌君以爲細微而可忽及其惟意所指由微至著以極於盛所關係良非渺淺也 皇上天縱聖神游心經史動與道合曷必有愆惟是意向偶有所之情好偶有所失檢點偶有所遺防制偶有所馳則亦不免有一二舉動未與天游而 陛下亦有不自覺者臣願 陛下維自保 聖躬如寶玉莊燕居如廣庭一言一動必中法程一顰一笑毋示利器尊奉 兩宮不專儀文之備軫念萬

宇亟罷不急之需如目前撤鰲山之燈明春止
壽宮之閱江西停磁器之製蘇松節織造之工一切
無益　主德而有關民瘼者必慎乃儉德以明示中
外斯微無不謹隙無所投　聖德日光而天心自順
矣伏乞　聖裁　二曰弘聽納臣惟主聖則臣直故
直臣者聖世之所珍而志士之所則也往自故相擅
權直臣中禍言路壅塞讒諂成風幾至大壞極弊不
可救藥幸而天啓　聖衷慨納臺臣江東之李植楊
四知等諸疏盡斥羣奸大彰法紀而又立逐建言貶

寘諸臣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艾穆沈思孝等於朝
畀之顯秩以樹賢旌都人士仰見 聖意所向如此
無不人人思奮自效淸時乃未幾時而馮景隆孫繼
先會乾亨黃道瞻孟一脈五臣竝一建言相繼斥逐
豈非朝夕頓殊哉夫諸臣之言敢謂盡當然皆以建
言逐也而又當人心攺正之初欲中人之資屹不爲
動而永貞初心也蓋亦難矣要所係終漸可長慮臣
願 陛下鑒拒諫之積弊堅容直之令圖賜環諸臣
以風庶吏而又乘此遇災之時亟下求言之 詔使

大小臣工曉然知　聖意所向終如此毋自疑沮以
長邪風卽古有狂直未當者亦必曲示優容以伸士
氣臣聞宋仁宗時以日食風災廣開言路而當時言
事者至有天下非　陛下之有等語其無忌若此而
仁宗亦不加罪史冊至今以爲美談　陛下仁聖上
軼舜禹豈仁宗可希萬一則所爲容狂訐以明能恕
者而知　陛下且遠邁仁宗萬萬矣　宗社生靈甚
幸焉伏乞　聖裁　三曰正典刑臣惟　朝廷所以
勸懲天下者惟刑賞刑賞自　朝廷而奉若以天道

故賞曰天命刑曰天討天之所定人可擬乎先是故
相誤　國逆保明奸游七以家奴而弄威福徐爵以
逃戍而汙　禁地以至下逮厮養爪牙如馮昕龐清
等羣攤為梟惡噬如虎幾至禍天下刑賞至此僭濫
極矣　陛下俞言官之請赫然電斷立逐逆保窮治
羣兇薄海內外靡不欣喜相告若撥重雲而覩朗日
也然逆保罪待顯戮而　陛下猶念犬馬微勞僅從
斥逐游七徐爵等法當立誅而　陛下猶待秋後決
期始正典刑天下之人無論識不識靡不欲旦夕及

期其必羣虎而寢處其皮也逮至法當決期不謂適
遘吉典窮兇大憝竝蒙一時緩死之恩人心不察遂
以爲羣兇可不死而逆保可復還窺伺觀望潛長故
智覩燃死灰嗟嗟人心如此天其謂何夫大眚皆肆
春秋致譏見惡不去聖經爲誡即方春時和未宜行
辟亦乞 陛下明示必殺以待來秋決期仍乞嚴諭
逆保俾自爲計毋致噬臍厚負 聖恩則典刑既正
天討斯彰輿情大快天心格矣伏乞 聖裁 四曰
法倖位臣惟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數年而不足一

小人敗之一日而有餘故去惡脫距取善拔茅慶曆所以具歌石介所以忤時也夫火者天上除舊布新去穢而昭潔之象故相之黨其天奸逆穢逆人耳鼻者今以戍斥而孤蜮之資藏婦之勝身爲兩面之羞色借兩姑之譽居正穢逆之時既用之以佐奸清朝明齋之時復容之以充位浮雲點漬足混太清蜺蝸在傍終虧日耀臣恐其逢迎委曲潛以回正士之腸熒惑調停復更起前奸之鄙此治亂之關而人心之所炯惕也臣願 皇上明示輔臣蒐慝保善受治根

株無使滋蔓以絡雲白維新之治伏乞 聖裁 五
曰清近侍臣惟禁近內臣日侍 皇上左右大而樞
密文書小而飲食服御咸此曹典之其跡至暱而其
責亦至重也然盈數萬薰籠同器忠佞奚由辨焉惟
邪佞者得志以逞則雖有抱 主之忠亦無繇以自
見矣是在察之於微辨之於早則有大奸匿猶有所
憚而不敢肆久且可習與爲善厚有令緒維制馭之
實以保全之也頃者曹祿不慎致災內庭此非平日
敢於恣肆不畏法度何由至此 陛下卹杖之百藉

其家亦安足償所失萬一哉臣願 陛下繼自今嚴
諭此曹恪奉 天憲辨別忠佞明示斬輕撲遨者庸
狡佞者斥馴默者庸滑餂者斥能諍咈者庸善迎合
者斥一有欺悞必以其罪罪之毋從積譴乃勤 聖
斷彼見 皇上甄別不淆賞罰必信疇不願得一當
聖意保全富貴久遠也臣 聞成弘閒太監懷恩金英
輩雅能事主以道保護直臣阻抑非類厥功不細遇
不如意輒嘆外庭無人即列之士紳尤稱賢者借令
左右皆若人誰敢為不善乎頃自逆保既逐覆轍在

則曹祿重懲人心益惕惟　陛下一指嚮閒不患無
恩英輩踵出矣災既自內起則法當自近行是亦弭
災之一端也伏乞　聖裁

祗承德意敬獻朴忠以裨修省疏

張維新兵科給事中萬曆十三年三月

竊惟人君以天之心爲心故遇災思懼者哲后之軌也人臣以君之心爲心故因事效忠者藎臣之猷也臣伏覩我皇上敬天勤民惟日孳孳須以春和屆期亢暘日久恐妨農事乃發德音下明詔禁屠虔禱與大小臣工共圖修省即此皇上一念之誠自可感格蒼穹坐需霖雨之降臣復何贅顧臣以言爲職也皇上欲舉修省實事而無片言以助警惕則失

職之罪是又　臣之所懼也請以膚見一二爲我　皇
上陳之一曰推用忠鯁以杜壅蔽臣聞君仁則臣直
又曰國將興賞諫臣故聖王欲臻上理舍忠鯁之士
無繇也何者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
生則忠鯁之於人國誠無負矣我　皇上勵精圖治
虛已受言卽古稱從諫弗咈之聖奚能過之續復允
言官之請起海瑞于巖穴之中夫海瑞之在世廟蓋
以直言忤主久被擯斥者也　皇上嘉其忠且旋晉
卿貳遠近臣民莫不忻忻然頌清朝之有盛舉也若

此臣思今之以言得罪者不止一瑞而所望於　皇上之超拔者亦奚獨一瑞而已哉如原任給事中鄒元標黃道瞻馮景隆伍可受者類能吐讜論於禁闥御史孟一脈曾乾亨孫繼先譚希思范儁者率皆播直聲於霜臺乃相繼斥逐輒遭禁錮羣情扼腕者久之近吏部以敘遷請既未得旨給事中李以謙陳璧交章疏薦又不蒙允豈以數臣非瑞之比耶語云直道難容正言難入彼此先後如一轍矣若不及今優處則不但聞風觀望者以言爲諱而我　皇上召起

海瑞之令名亦未免因此而少掩臣欲我　皇上益廣令名而不欲其掩也乞勑下該部將鄒元標等分別擢用以作蹇諤之氣以慰中外之仰二曰愼用撫臣以振紀綱夫國家於要樞重地必置撫按大臣令開府而鎭之任至重也故誠得其人則拊循有方無事屹如山嶽而慮患消崩之計常周有事沛若江河而制危定變之策立就不則平居猶足以自支一遇事變軍民驚愕手足失措幾至於潰敗決裂而不可救臣入兵垣以來見前歲浙中以民變報去歲平樂

今歲建武以兵變報一時渠魁倡亂羣醜恣兇脫巾鼓譟操刃橫行或辱詬軍門或傷及主帥司府任其騷擾城市被其焚掠眞不知朝廷紀綱名分爲何物者而所損國威良非渺小臣以爲此皆當事撫臣之咎也葢方其未變也貴妨其漸借曰起於月糧加餉也士卒驕縱也總兵貪暴也則撫臣彈壓之謂何及其旣變也當正其罪若曰姑爲犒以牛酒也約以盟誓也苟且了事也則撫臣紀律之謂何誠知其無以自解矣臣乞我 皇上勑下該部以後遇有撫臣員

缺必慎加推選務才德兼全文武並用者始授是任庶地方有賴而孽孽不萌三曰糾正章奏以尊體統夫所謂章奏者人臣告君之言也知而不言與言有不盡者固非也言而詭異與言無忌憚者尤非也蓋以卑承尊其道則然耳臣待罪該科看詳章奏讀犯顔極諫之疏詞嚴義正不避忌諱此其忠憤激烈出於愛君之心毋用嘆服無庸議已乃有一二者不諳臣禮肆逞胸臆或摘事以中人或飾情而反詆競為詈駡之態且多褻嫚之語士人傳誦有竊笑者有駭

異者此豈可施於君父之前者哉塵穢聖聽莫此爲甚而同寅協恭之義亦屬有乖此而不糾正之則其流之獘將有不知所終者雖 皇上天寬地厚大賜包荒如朝廷之體統何乞我 皇上特旨申諭諸臣俾悛前非共成和衷之美如仍肆言無忌者許臣等条治以爲躁妄之戒斯敷奏之體可釐而尊卑之分以明矣四曰溥議賑濟以蘇困窮臣聞方春陽氣開發導養萬物古天子迎春東郊布德施惠下及兆民兆民熙熙如享大牢而登春臺此太平極治氣象也

漢文帝嘗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吾百姓莫之省憂其議所以賑貸之今昔傳之以爲美譚我　皇上德備仁喆治隆唐虞視漢文遠甚茲允科臣言軫念楚地荒歉且蠲且賑海寓仰德矣　臣因念去歲各省災異連牘奏聞殆至今春青黃不繼黎民枵腹菜食不厭餓莩載途省省有之奚獨一楚之可慮已耶　臣乞　皇上一視同仁降勅該部行各撫按官大施賑恤或一歲偶歉則量動倉穀以濟民饑其或積歲累歉倉穀已盡則多方設處務遂生全不

得坐視嗷嗷傷和逆理以負朝廷惠養元元至意再照往年法令操切每以積穀分數別人賢否而郡吏日就束縛不敢言賑卽年遭大祲戶口凋殘止放易新穀數石令其抵斗還倉民又畏其追償不樂於借則寧襁負流移就食他方婦棄其夫子棄其父展轉溝壑何可勝數臣切憫焉乃顧敕部併行各省除地方凶荒異常百姓朝不謀夕者則宜亟議開倉放賑不得一槩行易新之法使在在皆霑實惠斯窮簷得所而部屋生春矣語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凡此四

者順之則和氣生矣逆之則乖氣應矣方今旱魃爲災雨雪愆期雖其所由致者或不止此而亦未必不由於此也伏惟

聖明採納施行則庶乎人心胥悅

天意允孚而謂雨暘不時若者臣未之信矣不此之圖而但從事於祝告之文豈臣愚所願於君父者哉

臣于冒宸嚴曷勝怵慄祈顒之至

感時修省竭瀝忠悃敷陳政務切要以備聖明採擇疏

王　錡南京戶部主事萬曆十三年三月

臣聞賈誼爲梁太傅而上治安疏范仲淹知開封府而上百官圖彼皆非有言責也顧其心在國家見有跋盩觖缺而心不能忘於是思爲補偏救弊之策以善其後所以危言激論雖觸忌而不顧也况今當修省之時正陳見誠悃之日前疏冐昧欲望我　皇上及百官交儆以弭變矣然國家之事其大者則人材

邪正所關政事得失所繫生民休戚所由也於此敝
而不修偏而不舉則日以寖壞將至於極獘而後已
臣觸目激衷久矣今時可言而不盡言則不惟上負
聖明而亦下負臣心質之賈誼范仲淹豈能無愧哉
是以晝夜忖度謹條切要六事仰塵睿覽如蒙皇
上恩察勑下該部酌議即付施行臣不勝激切願望
之至一曰育賢才臣惟我國家建學造士教以人倫
課以經術欲儲賢才以備任使法至善也列朝得人
由此為盛奈何被壞至今舉祖宗之良法蕩然無存

而士習日非所當亟挽者此矣何以言之初國子監生徒惟擇職官子弟民間俊秀及科貢之士廕叙之子而今也納例既開商販市井之徒皆得濫入由是育賢之地爲貿易之所矣所以人不可教監規盡弛升散惟循故事講誦悉應虛文及其聽選始旣以財入官終必以官取償國家之利無幾而百姓受禍不少也豈謂太學無關於賢士而錢穀可取之學官耶府州縣學其初爲師長者責以教訓撫善懲惡而今也雖討儀贄耳矣爲提調者責以考較奬勸警惰而

今也皆務因循耳矣生徒但攻文義咀嚼舉業膚會不聞明經用世為何也懷才抱道為何也一獵科名棄其藝如筌蹄由是以吏為師以律為治罔知理道之要矣昔章皇帝嘗語學士楊溥曰民生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以嚴薦舉精考課章皇帝曰此非探本之論也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胡可得也今當重學校選師儒以責成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首允祭酒孫應鰲奏罷納監事例天下皆仰望矣奈何戶江

二部旋復開請是但計目前之小利罔恤敎化之大
原甚大謬也臣竊以爲自今宜如弘治間例嚴塞此途永
不許開雖國用偶乏從長別處仍倣前祭酒章懋奏
行選貢之法令提學憲臣考選廩增附生員務求行
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三試優等者乃以充貢
通計天下約取五六百人照依地方遠近分送南北
兩監初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著爲定例
由是申飭監規計日通經積分出仕迨歲大比選擇
學行俱優者方准應試革去卷面字號令內簾不拘

額數合式者取之則所養皆俊才而他日可稱任使此非太學育賢之先務耶府州縣學臣乞宜如成化間例置簿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德行優而經義劣或經義贍而治事短者列二等簿或經義治事優長而德行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而陞非上等者不許科貢此非磨礪人才之要法耶抑師儒之職教化攸繫令天下教職或言語文章不堪師範或昏耄不堪表率或庸鄙不堪風化臣乞宜如前御史胡璘疏今後多取付榜舉人選

充教職仍會試二次則人人樂就而師儒得人矣正統時孫鼎爲松江府學教授朝廷察知其賢遂擢提學御史我　皇上誠選教職之賢者優擢一二則庶官激勵於學政大有裨也昔尚書霍韜曰令出而人從之速者莫若督學憲臣故督學者好文藝則士皆繡辭也好實行則士皆反躬也督學憲臣可輕委非其人哉乞擇操行端方學職醇正者任之而責其績效不專於校文考藝之末務使士子回心向道明倫修行預養經濟之具斯不負朝廷育材至意伏乞勑

下吏禮二部通將臣言酌議如有可採更望皇上
斷意行之始終如一則天下人文幸甚臣愚不勝惓
惓二曰愼任使臣聞全材難得自古記之唐虞之際
得人盛矣然禹以治水稱使其稼穡未必如稷也皐
陶以明刑稱使其典樂未必如夔也契以善教稱使
其治水未必如禹也堯舜惟善使之所以庶積其凝
耳今之人材也可責以兼能哉故長於理財者使司
錢穀長於刑名者使以治獄長於軍旅者使以治兵
長於政事者使以拊民有風節者使居臺諫有智略

者使任邊疆有器識者使居師儒有道德者使任公卿審如事而天下之政畢理矣然卒莫之能行何哉臣思其故有三其一眩名實昔唐太宗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盡職今人心不古毀譽失真本柔媚而以爲謙厚本正直而以爲驕抗本苛細而以爲精明本寬大而以爲輭懦是以賢否易淆銓衡難察屢交延譽恒獵乎清華孤介特立每見其淪落奔兢者得進則忠賢退矣佹倖者苟多則邪枉用矣名實之與治亂之關也可不謹哉其二一狥私昵往者當軸

大臣無不援引親黨厚其故舊甚則借爵賞以酬私恩假公罰以報私怨酬私恩雖惡必容報私怨雖賢必黜而媚竈之臣又希意以迎合由是官反以私昵薦矣今公卿多賢此風既殄然將來宜防也羊祜曰人臣樹私則背公當軸大臣宜知此義矣其三拘資格昔　高皇帝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庸流設耳若有賢才當不次用之臣查列朝用人不盡拘例如胡儼由知縣任侍讀李時勉由主事任祭酒孫鼎以教授擢提學御史韓雍以御史擢僉

都羅遹以兵部郎中擢副都御史蕭暄以布政陞禮
部尚書李賢薛瑄楊一清張孚敬桂萼方獻夫皆不
出翰林而得辦事內閣令也資格太拘非翰林不得
忝預密勿非科道不得驟躋京堂吏部視禮部異矣
禮部又視他部異矣凡司屬遷轉惟論資地不量才
賢中外百司一切限年躡級次若魚貫是使循資而
進者有必得之望無兢勉之心故厭遲滯而慕速化
者窺伺觀望爭趨於華要之途求人有之賢才伏於
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故用

資格以處常流可矣果有才德邁衆者宜不次擢用科道部屬簡其賢則旌別之不必以資地拘則人孰不爭自淬勵以修職不然纍纍資以取貴積考以遷官將使賢者奚勸不肖者奚顧忌也伏乞勑下吏部虛心酌議名實易眩何以覈之私昵易徇何以正之以身率先秉公持衡毋偏毋撓可也於資格所當變通者悉查弘治事例一一參酌開請而行由是任使當而治安可圖矣臣愚不勝惓惓　三曰覈實政　臣聞民猶子也君猶父母也羣臣百官猶父母之所任以分

理庶務教養其子者也故為臧獲而情則家長必怒
而斥令之為人臣而不實心在事使朝廷德意不宣
膏澤不下將焉用彼為哉臣伏覩　皇上加意民隱
飭群吏除弊端屢有明旨宜中外臣工儆心惕慮實
意奉行也然而百官應承於下卒鮮實政何耶由相
沿積習未盡矯正故也積習有二朝廷之上議論多
而紛更驟則法守難定吏部之黜陟撫按之舉劾採
名不採實則僥倖易生何以言之如近日建言者多
矣然使建言者切當覆議者確慎一經題覆堅意持

焉則上有責成下有法守然後察百官果實奉行否
也而摭以殿最之誰敢不肅哉今學不通方援拾見
聞而漫爲指陳者有之偶見一隙懲噎廢食而輕議
變法者有之部臣明知不可遷就與覆始旣弗當終
則難持是以部劄屢行於外天下諸臣皆曰此不久
欲變者也是何怪其玩愒視之也持議無恒上無以
示信下何以共令臣故曰議論多而紛更驟宜矯正
也賞罰用舍者人主所以勵世磨鈍也賞當功則賢
者益奮罰當罪則不肖者始懲而吏部之黜陟撫按

之舉劾寔司其事不可不並一求當也臣歷任中外
有年矣竊見仕外者巧飾文移善爲承趨則上官悅
謹事過客曲徇人情則聲譽揚而勉力拊循勞心撫
字者薦疏未必及也吏部未必知也仕內者納交要
譽攀援依附則爵驟崇露才衒能便給辨捷則名益
高而正直不阿重厚少文者知之必寡也用之必後
也夫隨世以就功名者必非賢士忠貞持立之操必
不苟同於流俗若使隨世者什九通顯而特立者什
一遇知士趨安得不日早哉由是以當官任事爲拙

以虛聲速化為能無惑乎實政不修而民不被澤臣故曰採名不採實宜矯正也伏願朝廷之上省議論慎紛更一法之立堅如金石一令之布信如四時然後耳目定而心志一下知法守矣再乞勑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各省撫按查訪賢否毋徇虛聲外任藩臬以下州縣以上必以誠心任事潔己愛民職修績懋者為賢而善趨承飾文具者必注下考內任卿貳以下司屬以上必以誠心體國正己礪行職修望重者為賢而獵聲譽藉勢援者必置劣處如此而臣職不

修實政不著者有未逮者也況愚不勝倦倦四曰擇要之
職古今稱知人善任使者必曰堯舜然堯舜之智而
不徧物其先愼者要職也如欲百工時叙則擇百揆
欲十二牧修政則擇四岳欲六府三事允治則擇九
官是何也蓋宅百揆者得人則代君而擇百執事彼
爲之矣總四岳者得人則代君而擇十二牧彼爲之
矣居九官者得人則代君而治六府三事彼爲之矣
此之爲善用其智而功成萬世稱聖神者必歸焉今
我 皇上總攬乾剛任賢圖治宜以堯舜擇其要職

者慎之今內閣輔臣叅贊密勿即古公孤之選職最要也先儒曰相道得而萬國理可不謹耶我國家並列九卿職任均重而吏部都察院尤重何者吏部進退人材治亂攸關也都察院糾察百僚風紀攸繫也次則科道寄耳目察邪正辨是非非要職耶次則翰林院備英儁備輔導資啓沃非要職耶次則撫按憲臣振肅吏治彈壓一方別淑慝糾奸欺誠要職也次則祭酒提學臣師表多士教育人材明經術闡道化誠要職也以上要職諸臣伏願　皇上或疏御屏或

登手而記其姓名察其賢否如職修而賢果著則優禮超擢之或職曠而不肖已彰則詰責之顯黜之遇有缺出必會官推舉而審求至當誠使致謹於未用之先則必不誤於既用之後此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堯舜所以治唐虞者用此術也然科道之選撫按之差 臣 猶有議焉往者取選科道正直通達者非無其人而或以援引或以延譽如此得之者恒多也既選之後抗直敢言者必忤時而退委曲保位者多獵等以遷此正氣沮抑而趨時益衆也言路何由而清

公道何由而明臣乞自今伊始推官知縣取其有實政者行人中書等官取其有實行者仍望勑諭吏部都察院多方會訪務協輿論一擇心術光明二擇通達政體三擇剛正質直而虛名浮誇巧鑽善刺者特裁抑之則旣擇之精矣尤望 皇上優容正直培養士氣使言責得盡其忠裨益良不小也撫按憲臣監臨一方其權重威行賢固易行其志不肖者亦易濟其私 臣嘗聞陳瑞巡撫湖廣厚歛貨財以媚權奸及總制兩廣公然遣人下海取珠繒紗羞恣當時未有

以其事聞於 皇上也朱璉巡按湖廣搜括一省庫藏殆盡半潤張氏半充私囊侍郎丘橓疏云儼然享王侯之富者蓋指朱璉也劉維巡按雲南狎一門子強令提學道送與之納監兩司唯唯而從諛之猶爲有紀法乎此二臣者縉紳醜之當時未有以其事聞於 皇上也夫撫按持風紀以糾百僚而自壞若此何怪乎吏治之日敝也所以然者由其權得自恣而又無人議其後耳今回道考察祗應虛文如朱璉劉維未聞都察院考其不職也伏乞勅諭兩京科道嚴

加體訪不時叅劾然後撫按慎而持廉秉公則一省之臣莫敢肆於民上矣 臣愚不勝惓惓五曰重守令臣聞民生之休戚在守令故一則曰民之父母謂其撫而字之也一則曰民之師帥謂其治而教之也今之守令其最稱能者不過曰善督租善治獄善簿書期會而已問其所撫字者何術問其所教化者何道槩乎未之聞也此非守令之過由撫按司道督責之者止於數端而已即有賢者出焉志慕古之循良必不屑於流俗必將改弦為之然上之人不以為怪則

以爲迂矣猶能一日安於民上哉是何也始道不明而俗見膠固也嘗觀守令之俗見有二急名譽也結上知也急名則衒奇以譁衆結知則阿狥以取悅有此二臣而閭閻之疾苦奚暇顧哉撫按司道之俗見有三好攬權也好變法也好尊己也攬權則侵下職變法則亂舊章尊己則善趨承有此三念而閭閻之疾苦亦奚暇顧哉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帝王致治之上術而今之仕者則以更章刻核爲能以悃愊安靜爲鈍誦其條議則甚覽其文移則精察之間

閭則分毫無補矣臣見一兵備道議設捕盜官鄉民驚駭百計營脫比承委縣丞知民恐懼多方取索盈囊而歸又見一府條建義倉富民不敢承役縣官勒法行之譬扳告訐四境騷然其始也惟以結上知未嘗討民利便其既也名譽已得亦不顧法行與否是何異於烹鮮而攪之治絲而棼之耶善乎莊周曰治天下亦奚以異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今撫按條約誇多競藻愈出愈奇其實土俗未必盡宜事體未必盡當多使討令掣肘而難行昔御史李拭蒞試

禁革臣奉　聖旨而猶不止　臣竊謂條約宜革矣乞
將憲綱一書再加斟酌時宜須行可耳　高皇帝起
自閭閻知民疾苦立法何有不善所以敝者行之不
得人耳今撫按在外輒取　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
如一條鞭法不知其何昉始而浙江行矣繼而江西
而山東而湖廣無不行矣其初一人博有聲譽舉起
而傚焉不問疆域異齊也民生異俗也亦不顧法之
終久可行否也委官會議急於刑布及前官之議未
成後官紛更又至民奈何不擾且敝也　臣　竊謂紛更

宜禁矣守巡道監臨一方惟以察官吏糾奸弊鎮境
土其責也而今則一小訟盡以准理守令佐貳終日
爲上官剖訟追贖遞文書候稟謁而何暇問民疾苦
與之拊循也　臣竊謂上司准理宜省謁見宜省矣　臣
嘗譬喻雖有騏驥左縱右控必不能善其走也雖有
扁鵲主人執方而限以藥品必不能濟於醫也今撫
按束縛令守太甚非其所議非其所允則不敢行雖
上之令不便於民莫敢違拂先之撫按既如此後之
撫按又如彼守令東支西吾徒苟且以應責昔趙充

國曰請毋拘臣以文法使得便宜行事今盡拘以文
法也何以望之察夙弊審利害得行便宜以佐百姓
哉間欲有為或不便於豪家遂將徵於上令駕詞騺
越以抗長吏此風豈少耶其在中材但知承順上司
以要荐剝待美遷徒使賢者咨嗟抑鬱不得行其志
此為平治之害豈小小哉伏乞 皇上勅諭撫按司
道各守職掌毋侵下職各遵舊章毋喜紛更務息
民毋繁批理各省禮文毋多稟謁府州縣事悉委守
令而不以牽制惟察其賢否糾其奸弊守令宜破俗

見各修實政必養道備教道行使民安於田里而風移俗易然後稱賢區區簿書之末不足語政也方今水旱頻仍饑饉薦臻海內民困甚矣非盡得賢守令去煩除苛輕徭薄斂與民休養則瘵日甚 臣慮其所終也伏願 皇上留意焉 臣愚不勝惓惓六曰明學術竊惟學術者士人所由適於道國家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今之人材不古治事多舛何耶總之學術不明未悟義理之正是以蔽於氣習之偏狹於意見之小大則踰閑越矩小則溺守失正矣昔 高皇帝謂

侍郎曾魯曰堯舜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對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長短輕重皆得其當後世鮮能此道欲求一一至當難矣臣觀　高皇帝君臣問對之間無非講明學術使世儒皆知執中爲宰制萬事之權衡也何今世之學雜操而叛道者衆哉其在富貴利達之徒齷齪矣榜依阿澳涊固無足齒有學爲詞章者矣殫精研神競葩藻而拂經有學爲清談者矣好玄尚虛賤名檢而慤俗有學爲和同者矣

毀方瓦合務周旋以媚世有學爲權術者矣深情厚貌匿欲以售奸有學爲廉隅者矣矯飭風稜虛張而鮮實有學爲才辨者矣矜奇衒異弔詭以市譽嗟夫士風士習若此縱　皇上欲盡得眞才以布列有位將安取資哉宋儒楊時曰學者須是聞聖賢之道若但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此爲聞道未可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耳何者士惟聞道則存諸心者滿腔皆天理措諸事者觸處皆正道居家則爲孝事君則爲忠

臨民則仁授之以政則無所施而不當功名富貴不
爲之動毀譽得喪不爲之搖死生利害不爲之奪古
之人臣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其選也學術明則天下
未必無皐夔稷契之徒學術不明則天下必多富貴
利達之士彼富貴利達者以爲身爲家則重而爲朝
廷則輕也我 皇上亦何利于此輩而不亟以挽之
哉 臣願 皇上崇重道之臣獎嘉仁義之士以樹風
聲於天下仍乞勑下吏禮二部宣布中外自今以後
朝廷用人必先德望而後才識學校掄材必先德行

而後文藝使天下之士皆由濂洛遺訓以遡求堯舜精一之傳孔孟仁義之旨而踐修於五典三物之教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一以貫之然後爲闡道然後爲正學久而化行將見真儒輩出道學大明而佐我皇上雍熙隆古之治不愧無人矣臣愚不勝惓惓

敬祖畏天亟圖修省疏

劉曰梧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

臣聞天道甚邇變不虛生人君有失道之徵天必出異災以儆告之初或見于山川物象已乃及于城廓宮闕至于陵寢摧損神居震動幽明惶怖中外傳駭則天之怒爾甚君之失道爾彰此豈可泄泄然姑托恐懼之貌言龔修省之故事可以回天意妥神靈而已乎頃覩鳳陽守備太監吳忠一本爲異常風雨摧損陵殿等事奉聖旨覽奏皇陵殿廡等處爲風

雨雷雹摧損數多上驚在天聖靈朕心惕然震懼痛自修省宜先行奉慰禮着禮部擇日具儀來工部便行該撫按官踏勘工程作速修理欽此夫此一變也鳳陽撫臣李三才先期已奏報矣已而内臣之報繼至而後奉有修省之旨豈其前此未經聖覽乎抑亦疑撫臣之誕而莫之信乎夫變切祖陵臣民悚然動色 皇上乍聞之始漠然不一怵戒似于 皇上敬祖畏天之心猶未盡真也不信撫臣而且信内臣不批答幾前疏而擬留未發續于 皇上敬畏祖畏天

之心猶未盡誠也及今時時切氷兢之懐事事求修
省之實尚屬後時不然而惕畏以口不以心修省以
文不以政陳詞奉慰第取具儀葺坦支傾第飾廟貌
恐方蹶方渝之心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何也天之仁
愛 皇上甚矣 皇上之狎侮天戒亦屢矣 祖宗
之期望 皇上亟矣 皇上之忽忘祖訓亦多矣水
旱妖氛既委爲天行之數山崩川竭又視爲偶然之
災兩宮煨燼非不勤省躬之告然所稱實省改者何
在且不免藉爲聚斂之資三殿繼災非不下罪已之

詔然所稱實釐正者何事況伏盆之以水火之虐郊
廟罕肅雍之節而對越昊天駿奔祖考之實意邈何
昭格章疏多寢閣之慮則代天撫世法祖弘化之實
政從此廢弛大臣天所簡也　祖宗之所敬也堂陛
隔而心志不聯扆座之側希聞召對部院之設半屬
虛位蓋昔猶隆其體貌而今則并其體貌而畧之矣
百職天之工也　祖宗之所遺也猜疑設而手足進
棄員缺數遷百不一補差遺病假槩不批發蓋昔猶
廢之畧藏之而今則不復求應詔之矣億兆蒼黎天之

赤子也　祖宗之所愛也自積税之說行而繒弋亂于上剝膚吸髓既已盡奪其生命而傳翼布爪復縱搏噬于虎狼賞慶刑威天命天討也賞不僭刑不濫
祖宗之所以公勸懲也惟好惡拂人之性而司寇無可守之法孤忠獨善既無辜錯趾于桁楊而逆璫巨奸意得漏網于國憲況乎別館離宮塗膏釁血快心于宴遊之具寧問帑廥庾空輦載捆輸如流若水動色于黃白之來豈恤天怒民怨諸如此類難以枚舉不審上天能無厭棄之否　祖宗能無怨恫之否蓋

皇上自恃智術可以籠蓋一世福力可以絜齊高天
威命靈爽可以制馭海宇四夷舉天下事既無足爲
難即舉天下之奇妖異眚天災地變又何足爲動故
拂天戒悖祖訓自言而自食之弗恤而又遑恤乎人
之言臣始不暇多引即如礦稅曾有朕心仁愛自有
停止之旨矣何其宜停止而久不停也熱審有減等
擬審發落之旨矣何其旋布而旋格也故臣謂皇
上敬祖畏天未盡眞未盡誠者以此自非然者兩
宮三殿之災可謂烈矣胡未幾而有太廟槐樹之雷

火未幾而再有孝陵山頂之煨燼又未幾而復有今
茲異常風雷至于陵寢震動摧裂逾變而逾甚若此
也昔人謂宋有靖康之禍三不足實基之爲天變不
足畏　祖宗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耳夫畏天無形
而其守　祖法恤人言與否則天下盡耳而目之矣
而況天視天聽于赫在上九廟神靈質之在旁乎萬
一皇天弗保祖眷忽替大難橫起四海鼎沸巳怨巳
離之人心不可復收拾斯時而閉城門開言路亦巳
晚矣伏乞　皇上深惟天心之仁愛不可常玩　祖

宗之德澤不可常恃臣工之忠盡不可終棄幡然悔
悟惕然易慮與天下更始勿假貌言而鮮克己之實
心勿事虛文而憚改絃之實政亟親郊廟盡發章疏
敬大臣而亦曲體羣臣之私罷橫徵而并除暴橫之
使出繫囚以舒怨氣罷土木以寬民力詔旨必信宮
府一體使內外大小血脈流貫則怨聲變爲頌聲戾
氣蒸爲和氣氣如是而天變不可回　臣請甘受妄言之
罪蓋天之道不越于法度人情而舍守祖法納讜言
之外亦無復事天之道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

日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今日修省第一事也臣待罪言官因變陳言事關職掌輒不識忌諱冒于天威伏希
聖明怜其狂愚俯賜采納施行臣無任戰慄懇祈待
命之至

謹天戒憫人窮以保治安疏

馮琦 禮部侍郎萬曆二十二年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午又聞狄道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大陰經天太白晝見相近相犯已爲極異迺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顧身爲九列同國休戚安有災變若此而恬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心安則天宗顧祥民不安則

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夥盜公行至殺職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以盜聞　臣　等以爲此非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　臣　等豈不仰體第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皇上欲愛民而

彼專欲害民臣皇上旣以弗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皇上之心但欲
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先瘠民方能肥巳盍近
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窺探上意具有成奏假武
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務剝害小民晝有成謀假中
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
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上憲營運但奪其數錢之
利巳扼其一日之喉至于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
國稅誣以盗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

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固今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一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已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警誰能為可保者夫哱拜誅關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處小民唱亂各處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餉乎　皇上聖神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心嗟怨而已臣不敢

言其遠[illegible]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
里巷歌謡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
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
亂迺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
見允行即如何其賢遍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
錢粮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羡餘近日
征調太頻徵求太急正額錢粮尚多拖欠羡餘支剩
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爲無碍
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獻公用

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既空閭閻亦敝有司一有爭執輒謂阻撓身且不保何有于官官且不安何有于民竊謂天下之財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榮衛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潰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墳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巨萬之理即促有之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物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其貲財者也皇祇朝入嚴旨夕傳

即有深冤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扳及多人
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
止據単詞遂令狡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至重之柄
此風一下唱誰不效尤何地不可為金穴何人不可為
撲滿臣同告稭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奏
而其甚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
銀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産寧
有足時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
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

肯此傚望　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小民可憐亟與廷臣共圖修弭杜中臣攘奪之路絕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衆結怨清朝無令千秋青史之編貽累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者九廟之神靈所恃者九重之英斷耳不勝懇切仰祈之至

天災重見乞加修省以預凶敗疏

劉綱 翰林院庶吉士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

臣以一介草茅誤蒙拔擢久備玉堂之署竊自幸遭
時遇 主庶幾扳拊景運以罄生平乃通籍至今則
有大謬不然者伏見兩年之間祝融為災近日災異
曠古希聞夫天垂象變不虛生即今玄穹震怒有如
灰燼光景可畏痛自袚濯須氷集木惟此時咨諏善
道以濟燃眉惟此時分別雅正輔理國事亦惟此時
去歲 兩宮罹災 皇上當時驚懼不遑大小臣工

莫不讚嘆以為人主善承上天仁愛之心可保永無災害俄而漸成故事積習為常即布詔天下畧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蠲恤之惠使者冠蓋相望徒貽驛遞騷勞 臣 于此時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者大工肇興愁苦萬姓採木伐石征稅運磚遠者萬里近者數百里百姓竭膏血不足供其費絕筋骨不足任其勞賣妻鬻子不能償其貸父離子散不能畢其功卽以旱魃為殃野無青草人人敢怨在在如仇而天不悔禍門殿回祿 聖母驚疑大心危懼五行志曰君不

慝道厥災虎宮　皇上誠自猛省晝之所為夜之所
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　祖親賢遠奸寡
欲保身輕財重命俱謂之道反是者不名為道道之
有無天之所緣而禍福之也　皇上臨御之初勵精
圖治萬機得其理百官得其職　皇天佑之未嘗有
災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肱股閡耳目斷地脉
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之遙不知
皇上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外庭之人即
有知有不知矣不見耶夫　皇上之天下祖宗之天

下也　祖宗朝遇震雷則曰　陛下赦臣臣赦天下
故即大赦蠲租務臻實效三殿災則恐懼不安詔求
直言故遣官四出安撫軍民俱非驚惕目前爲彌文
而已也　皇上身承祖業運撫盈成春秋鼎盛麟趾
振振天之所以厚之者至矣而所以承天者無以當
其心今日之災其災以類天若曰　天子所以代天
理物勤恤民隱而不爲已私者也皇之不極于誰會
歸何以門爲朝儀久曠于誰禀仰何以殿爲元宰素
飡有洊内閣何以房爲其所以示儆戒勵更新者不

遺餘力矣此時此景見者痛心聞者酸鼻尚可如前
玩愒以重怒 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利暢木
暢則榮水暢則長金暢則流土暢則平火暢則順暢
不爲災積者災之伏也其出必烈目今之災極矣臣
仰體 聖明修省至意屬焦頭爛額之時敢冒死而
言積之狀可爲流涕者七今 皇長子冠婚冊立稽
祖訓正其時矣而尚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僚以職事
請旨官以應行請而強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
要缺久懸視事者有越俎代庖之嫌待治者有五月

京兆之議是曰積鈌向之罪斥諸臣一槩不錄以一
累百原多池魚之殃以終窮年致有投珠之嘆是曰
積才閫外有揚帆之醜而當事匪人中原有揭竿之
徒而金革未息是曰積寇鎮邊督河諸臣觀望風指
以無為有輾轉相胥虛詞罔上恬不為驚是曰積玩
諸所為積　皇上不能以明斷決志舉不能以去就
爭然天應隨之毫髮不爽往年三月初九日災今年
六月十九日災是積三為六積六為九也往年災
乾清坤寧宮今年災　皇極諸殿是積兩為數積五

為多　天心稅駕未可易測改心易慮尚足挽回易
曰亢龍有悔亢則無下資之實故有位而無位有民
而無民積至亢極造物制之鮮不敗矣故積羽沉舟
羣輕折軸多蓄迅發多藏厚亡可不寒心哉　皇上
何不體上天懇切之愛思挽回渝怒之術即無大廷
可泣而即召九卿科道諸臣于　便殿面議得失見
兎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喜其將順處堂相安如元輔
趙志皐者小之輕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甚
天怒祗今　廟堂之上林泉之間豈無萃公憂國謀

斷相資表脫塵埃出志臯數倍之上者　皇上非不知之徒以志臯便于指使惟言莫違欲用人而不用一人耳第天下大計主持在人君爕調元化領袖在首相關係至匪輕矣英雄豪傑扼腕裂眦不得效尺寸于主上乃以嗜利匪人爲薦紳表率此志士之望闕而嗟傳聲而嘆爲者耳此一臣者科道露章相談而畧無赧色邇近切齒相譏而衆如充耳久爲蕭柳亥而干澤之願愈深已是朝暮人而登壟之志未歇古者災異策免三公而彼闇然媢世居之不疑有功

則受其賞有難不與其憂夫首揆豈養病之地多事
非杜門之時床褥非拜恩之所衰庸匪專席之任此
時此人恐不可令關白諸酋聞也堂堂　天朝詎之
名流而猥以智昏屠腐之夫長處　明天子下天下
謂　陛下爲何如主耶　臣西南賤品居無德隣非不
知于志皋奉命承教可幸無罪顧惟　國家清寧則
臣子甘受其福倘積玩爲災積災爲變臣之死所不
可卜安望其他矧自掄校以來此身業已許之　君
父其又何愛焉邇來狡倭大舉謀出萬全中外洶洶

人心思亂更覩異常災變益啓狠心過此其及圖之
乎漢臣有言災異者乃　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
猶嚴父之明戒畏懼敬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
外罰不爽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悔
過莫先行政行政莫先用人今日急務孰有急于斥
鄙夫親君子以回　天意者乎明良交泰之誼必面
議始眞憂危懇惻之思非揭疏可盡　陛下英明之
資可以爲禹湯文武可以越文景當思　祖宗櫛風
沐雨之天下非可肩越之具　皇天彰明急烈之譴

告非比尋常之事首罷志皐以爲人臣不職于和之
戒亟召公卿言官人對詢以囘　天之術必有抒乎
日之積忠陳今日之急務以舒　天明恐懼之懷將
見聖躬之血脈流通初終並美爲　天之肖子而
祖宗之靈大慰矣

禁地火災頻發乞痛加修省疏

余繼登禮部尚書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

十二月二十七日尚寶寺等衙門被火一時焚毀無遺臣等不勝驚懼竊意我　皇上敬畏事天必將遇災而惻然側身而修省以仰答仁愛乃伏候數日未見傳示豈以爲常事不足以動聖心歟夫人君事天如子事父母父母之怒大而發聲小而徵色人子皆當敬慎以承之安有兩宮三殿之後天威猶震餘怒未回復此遺告而恬不爲意者以爲災異可懼也而

不知懼則靡可懼矣伏乞亟降明諭申飭大小臣工
同加修省庶可以收人心挽回天意望　皇施行則
上俯賜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考之傳記火之神曰
鬱攸言火之不可鬱也火之鬱則必燃尤民之情不
可鬱也人情鬱則思亂　皇上積年累歲不接見羣
臣下之情欲達于上但憑章奏乃章奏又有時而不
發上之情欲通于下惟憑批答乃批答又有時而不
下即　皇上聖神孰敢有擅留者然積久生玩積玩
生奸萬一有煬灶之奸釀壅蔽之勢則君臣之情得

無有鬱而未暢者乎　皇上之罪礦也此不忍加派
小民之心豈忍貽累小民令無論供給之費奔走之
勞令民失其農業卽覓銀不出至于賣砂賣砂不已
至于包銀日復一日俾富者貧貧者死彼其貧若無
聊之情欲仰訴于　皇上而不可得也得無有鬱而
未暢者乎有店則有貨有貨則有稅是　皇上欲稍
取之于窮商非欲取之于貧民也乃一官出而相隨
者叠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各相隨數十人奸民趨利
如蠅聚羶引類呼朋布滿宇內無一日而無抽稅之

人無一物而非可抽之稅即今商賈不行百物騰貴貧民無所覓食束手待斃嘗今水旱災傷之時何以堪此彼小民不堪情狀欲仰訴于　皇上而不可得也又無有鬱而未暢乎巡視者　天子所使拊循者也巡按曰代巡所以代　天子巡行一方彈壓奸邪肅清吏治者議及礦稅動被詰責此猶詰責而已至于百姓所以安于田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惟恃有守令在一拂摹小民赴訴而不聽夫　皇上之威雷霆也逮之繫之矣然逮不當其罪繫不服其心彼其

情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行取諸臣皆有功于地方
皇上以為才而召之　闕下者也乃以為可用而召
之又不用所轟之諸臣疏請稽而不報彼既無民社
之司又無官守之寄米珠薪桂進退誰咎即人臣之
義遲速惟　命而諒其一念効忠之忱得無有鬱而
未暢者乎夫匹婦含寃足動天意萬人所鬱不火而
燃所以通其鬱者是在我　皇上而已伏望憬然覺
悟銳然改圖于臣下章疏可行與否一一批發勿更
留中以滋衆人之疑於積脉之細微者以漸封閉之

于稅貸之瑣屑者一切停免之于官民之不遵明旨生事害人如打死平民打死生員者按法而誅之假撫按以便宜之權勿輕損其體面待守令以付託之重勿輕至于折權行取諸臣及時考選使各吐其胸中之奇以共濟艱難之運則人心既服天意必回有不轉禍為福者臣等甘受欺罔之罪矣

遇災思懼直陳時政之缺懇乞聖明省覽以回

天心疏

魏允貞 巡撫山西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

昔賈誼當漢文之世海內殷富時詔減民田之半刑罰幾措而不用而猶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論以憂治而危明文帝不以爲忤而後世且謂誼通達國體不自以爲迂與激使誼當今世而見火災連連三四發又將何如也 臣 無誼之才若識不能早見預待言未至之憂姑即 臣 目所見耳所聞其忠切以治世

所無有而亂世所必由者陳于　皇上庶當消弭萬一矣夫冊立大事冠婚大典業已斷自宸衷示以必舉臣知　皇上父子至情宗社遠計必有不俟警惕而後喻乞請而後行者臣惓惓于新歲初樂與海内臣民拭目以觀此盛典也若夫衮職有闕大弊當革甚樂之異致者臣安敢緘嘿以負　皇上令候考各官皆科第出身試以中書行人推官知縣多者七八年少者五六年撫按薦之科道訪之部院協同而品第之　皇上猶然不覺與一職此彼曾坤馬堂陳增

高淮孫朝等試之何事舉之何人而儼然令專擅一方所譽立福所毀立禍殺人不問褫奪職官不問何其不以待宦官者而待候考各官也科道諸臣少讀涉世習知名義風節為重所言者皆國家利害邊計民情紀綱典制逆耳嘗多遜志常少有遭譴斥有候旨不下彼報礦稅之流皆屢犯軍徒不齒鄉里不容有司規利避罪肥身潤家其言絕是妬國害民朝上夕允夕上朝允惟恐挑發不逮奉行不力　皇上何不以聽奸民者而聽言官也衙皂吏胥持佐領官一

票一紙要入村落問罪人追逋負猶然鄰里驚惶雞
犬鳴吠攢錢打點惟恐不給彼金吾之使絡繹道路
雷霆震動虎兕跳號下魂喪魄破家失色如吳寶秀
華鈺等之慘矣　皇上何不一念及也錢糧出入原
有經制堂屬相參前後交代一年查盤三年考察猶
有不自愛而加羨耗通關節利欲熏心而禍弗旋踵
不暇自計者彼礦稅二使握掌利權動踰數萬有司
不敢問撫按不與聞自收自解任多任少豈其皆伯
夷之清茹蘗飲冰之夫而無一垂涎染指其間者

聖上何不一察反也兼金則取之滇矣不足不止也織造則取之吳若越若秦若晉矣不滿數不止也珠寶則取之海南粵矣不窮萬里不止也獨其用人則不然小臣無論已輔臣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責甚重其職業尤不容曠而屢格至使呻吟牀褥無益成敗者充焉　皇上何異于求金求珠玉之心也　皇上聰明天縱高于萬古豈其獨昧此五者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　皇上耿重在此無怪乎其宜聽而不聽宜念而不念宜察

而不察也臣愚不知忌諱狂言至此非不爲身計與
親計也　皇上一悟則天心回民心固天下必有治
無亂臣一念爲　皇上保安宗社之心甚于爲臣父
維天下之心甚于爲臣身耳倘臣畏禍不言致　皇
上猶然不悟也則天人交去而禍幾至矣臣以不避
忌諱而僭言之至此伏惟淸晏之際一省覽焉臣愚
幸甚天下幸甚

早圖修省以格天心疏

史學遷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年

臣於本月初三日風聞黃河乾涸人情驚訝隨於是夜接得邸報見陜西巡撫賈待問題爲災異非常自陳不職事內稱本年閏二月二十八等日河州城北四十里外河水細小不盈三尺又稱歸德河水盡乾下流一渠查係若剌冰溝朶剌不納西處河水流來不係黃河之水其黃河源頭已竭又稱火眞諸酋盤據河外乘機犯勢屬可虞除預備外因自陳巡撫

無狀欲乞罷免等因臣一一讀不勝錯愕夫國家受命
取象山河不崩不竭清寧之兆一旦涸竭關係匪細
區區西北一隅寧係此異常變故耶周時山川皆震
伯陽曰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德若二代之
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夫
伯陽而愚人也則其言不必信伯陽爲周柱下史孔
子就而問禮則其言爲有道之言矣是可不惕然懼
憬然悟乎數年以來平地山湧於熙州河水潰決於
中原暴雨連綿於江南旱魃屢災於北地咎徵已見

告於天矣倭奴難發於海邦桀酋禍起於黔蜀揭竿屢逼於稅使脫巾幾見於邊方咎徵已見告於人矣然未有黃河乾涸若此之異也黃河發源於崑崙流注於東海轉折中原回曲萬萬里西北藉以限華夷東南藉以通漕運天地之元氣生民之膏澤誠我國家之血脉也人無血脉則難以生國無血脉則難以立今潰聚於中州則腹背有癰腫之患涸竭於西北則頭顱有枯槁之虞上枯槁而下癰腫未有能國者也臣觀今日之時事其癰腫枯槁多矣堂陛孤暌則

上下之精神不通百職空懸則四肢之宣效無力忠言逆耳則下情之壅遏不伸賢才擯棄則正氣之消阻太甚猜多淹滯則冤氣之充溢何極邊方扶同則中外之氣脉不聯議論浮生則膏肓之隱疾不治軍士病困已極而朘削無已士風貪墨成癖而懲創不力紀綱法度日見廢墮兵馬錢糧日見凋耗其所以消阻元氣戕損精神者更僕未易數至其剜心割髓敲骨取肉者無如貂璫諸使鑿山斷乾坤發生之脉榷市失萬姓樂生之心遂至天地之元氣湮鬱而不

通生民之膏澤屯閼而不暢國家之血脉消竭而已
盡黃河由是告涸矣昔博士許存仁進講尚書洪範
篇至休徵咎徵之應我　太祖高皇帝諭之曰天人
一理必以類應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時應
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序旱潦不時災異迭
見其應如響又諭侍臣曰天垂警乎下人君能體天
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
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大哉聖祖之言萬世聖子
神孫所當佩服而繹思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今日之變天之怒渝極矣可復視爲尋常故事修金泥玉檢之虛文頒祈禱禁令之末節而已哉伏乞 皇祖克畏之心思周詩敬天之言亟下罪己之使更次第修舉庶政釐革衆弊則君德修而上蒼可格人事盡而天變可回其所以奠宗祖于磐石鞏 皇圖于億萬年者當永永不替矣

天災疊見非常聖躬憂勞甚切懇祈轉念修實

以期挽回天心疏

白　瑜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四月

夫上天以所生之民付王者撫民則民我后虐民則民我讎上天亦以所生之民責王者修德則示治徵否德則示亂徵勿謂天遠天意在民勿謂民微民命在我其嚮答影隨毫髮不爽臣待罪禮垣職當問災異於四月初一日在科看詳章奏見禮部一本災旱相仍雨澤未應懇乞聖明亟圖修省祈禱以迓天

休事大都指今歲入春至夏雨澤稀少風日亢厲二
麥就枯西成無望忽於三月二十二日日色黃赤如
赭二十四日大風挾塵蔽天窈冥晝晦等語奉 聖
旨是今年雨澤未通旱徵數見朕心深切儆惕着百
官同加修省照例停刑禁屠仍就應祀神祇竭誠祈
禱毋得怠忽欽此 臣 莊誦再三深歎我 皇上之畏
天恤民超古而軼今也尋果雲布雨施萬姓懽呼
皇上之隨禱隨應如此未久雲氣一掃若有所靳而
不欲雨者臣竊訝之尋又接陝西總督揭帖黃河涸

二十餘丈矣若有所斬而欲斷流者臣又竊詳之據
占者曰兵主旱主亂取證五行臣不敢妄言符驗救
者以爲滅膳撤樂避殿暴露陳特燔帛以答天譴臣
又不敢孚慕具文臣第卜之人事旱者悍也君持亢
陽之節暴虐於下而旱應日者主生養恩德人君
之相也政理太平則時日五色不然反是風者天地
之使君之令也出號令不合民心則大風震宮巨木
飛舞河者鴻流導積石驚浪下龍門古稱千年清九
里潤者一旦斷流而可渡即君之屯膏而末廣也言

及至此動關君身宜何如以惕省之然儆惕以實不以文修省在心不在迹是在我　皇上以前念後念皆旨今旨惕惕而深省焉廢棄去國投荒省之在聖度優容罪黜動篇鳴條省之在聖中矜釋至殲稅一節又不可不省者　皇上有能為堯舜之資堯舜之世無事不堯舜倘毫有缺失怨咨輒與今當憔悴易德之日俄行寬征薄斂之條譬之饑渴皆佳味解懸皆安處也一旦便登唐虞矣　皇上何憚而不為之省之於理不可不罷　皇上當權柄之初四海尚有

餘饒今歲復一歲五丁索而寶藏盡官庫索而積貯盡閭閻索而皮骨盡以索者吞盡者猶之湯禽涸魚其將焉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之於勢不可不罷
皇上數年以來炒砂鍊金探龍剖珠飼蠶製錦何所不有異旦取西出食肉之豺廻歸之禁廷則既收飭纖之實又收史册之名豈不兩利俱存省之於利不可不罷　皇上諭行之後倏然復令照舊管事此有勝氣而肆蠹滋毒彼有雄心而探戈以向江右其心潘相遼左其心高淮淮上其心陳增畿輔其心王虎

滇南其心楊榮粵東閩西甚欲其心梁永李鳳害且
有不忍言者 臣恐瓊林大盈之積不足以當斬木揭
竿之費也省之於害不可不罷惕焉而猛思修弭省
焉而設誠果行則天命不難挽 祖宗二百年所眷
佑之天命也民心不難收 祖宗二百年所膠結之
民心也如此而不反災爲祥易亂爲治臣 請甘謬言
之罪臣 無任觸冒懇禱之至

天變人離萬懇省改疏

李三才 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竊惟人之蓄犬以伺夜也脫有大盜不利其主將焚而室廬刦而財貨主人弗覺也當此而犬不盡力一吠是無用之物也君之用臣以濟國也脫有大禍不利其君將擄其民人危其社稷人君弗覺也當此而臣不竭忠一言是不吠之犬也 皇上養臣三十年餘矣當今時勢岌岌矣臣欲不盡言耶心自有所不能忍誼自有所不容已無論耻與犬伍矣臣欲盡言

耶又恐視之爲故紙聽之如飄風嘵嘵口舌直取厭惡耳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萬民爲魚尚可不謂之天變乎 臣 報聞疏中不敢一及礦稅之事恐 皇上疑臣爲挾爲誣併此天變而亦不信也趙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復梟於亳雖盜又有六志異人更多秘謀尚可不謂之人離乎 臣 報聞疏中不敢一及礦稅之事恐 皇上疑臣爲惡爲妄並此人離而亦不信也然今日民力必不能支民生必不能保民情必不能堪民亂必不能止當此大離將作之秋

天人共憤之日臣雖欲爲全軀保家之計亦不得已
臣又惡能已於言哉欲言維何惟願　皇上亟遂罷
礦稅而已盖此爲萬民剝膚之災國家燃眉之禍必
須急下此令稍收人心而後其餘失政次第再舉耳
此臣親歷之言灼見之機非尋常疏奏聊以塞責也
且　皇上每有催徵必曰內府缺乏矣不知天下百
姓更缺乏之甚也夫使內府果缺乏也是社稷之福
靈長之慶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所謂仁者散財
以得民也缺乏之在一人而充盈在天下也然而實不

然也 皇上之所謂缺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耳天下百姓之所謂缺乏者朝夕不一飽父子不相守耳以此較彼孰乏孰足孰緩孰急又何待臣辭之畢哉 皇上加意京邊毋曰惟正之供矣 皇上以此責戶部戶部以此責撫按豈不光明正大哉不知必無旁搜曲取而後惟正之供不闕耳未有千頭萬緒搜括無遺至孔千瘡膿血殆盡而猶責之曰惟正惟正不亦難哉若既旁取又足正供 祖宗之朝當先為之矣漢唐宋諸君更先為之矣何待今日哉

然先朝列聖所以必不敢如此者正恐天變人離致有今日耳臣無暇遠及姑即臣之境內言之淮徐豐沛巨浸千里鳳泗潁亳閭閻一空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乃取之於礦稅取之於蘆洲取之於鹽課取之於田房納之於公家者什一吞之於羣小者佰進何取非財何財非民是不數倍於正供耶不但已也有進貢之夫有皁牌之夫有修廢之夫有挑河之夫每差不下數千每家不下數兩何夫非財何財非民是又不數倍於正供耶其餘本地存留如官吏

之俸粮兵役之食餉驛遞之馬匹城池之工料又不
可屈指數矣即此無食無衣之民而尚加以見徵帶
徵之役就此且逃且死之衆而更責以如山如河之
征箠楚不停聲桎梏滿路衙官惟求罷民惟求死此
等景象凡有見聞無不下淚况以 皇上之仁明有
不滋然出涕者乎又何忍曰內府之急惟正之供耶
惟知內府而不慮外府既曰旁求而又責正供蠢蠢
愚衆固恨趙李諸賊為變之晚耳吁可痛哉故 皇
上毋謂臣禍亂之言盡為未必然也夫惟其且未必

然也故臣先爲言之欲 皇上及早收拾使不至於然耳若事已然矣豈惟臣言無益更當置國家於何地 皇上於何也百萬生靈於何地耶又 皇上毋謂前日自有停止之旨遂可以塞人心也一日不停百姓復受一日之害一日不止國家則釀一日之禍況今九邊有告急之文徵解有考成之限參罰官吏催比里甲萬室直如倒懸百姓實在水火又何可以聲音笑貌羈縻而籠絡之也夫言者不同聽言當異臣原非科道之官不專言責之寄言即言其所事行

卽行其所言故言趙古元則實有趙古元言李大榮則實有李大榮言天變則天實爲變言人離則人實已離出之於口徵之於事一事不實卽爲欺一言不實卽爲誑故無事則不敢言有事則不敢不言耳

皇上奈何槩視之爲風聞例比之爲影響而漠然不動耶爲今之計惟豁然天開斷焉勇改大彰明信一伸前旨乞勅禮科盡數報罷而後側身修行圖安於危密謀於輔臣聚議於部院采聽於臺省搜羅於百司一切遊幸玩好之具却之若鶴在逸欲驕盈之志

翦之如雛寇凡自近年以來但有不便於民者令各處撫按據實疏奏一一改行俾二祖列宗安養之衆猶得還定而安輯四海九州草澤之雄無復藉口而生心凡在有位方且將順奔走之不暇又何至喋喋勞勞以言語取憎惡哉夫日月逢蝕而明益光帝王知過而治益懋是在 皇上及早省改而已 臣 身當水旱盜賊之艱目擊流離死亡之苦誅求之責見今百萃於 臣 誅求之令見今百下於民一面賑之一面徵之一面救之一面戕之終之恩不勝怨德不勝讎

奸雄思逞勞民擾亂臣且如之何哉禁之不可撲之
不能即　皇上責臣不職誅之而已死之而已其何
救於地方哉又何救於國家哉　皇上得無悔是耶
臣事中之人事中之言理無敢欺勢難久待故復叩
心泣血激切上請竭其愚誠自比伺夜之大殫其衷
赤用彰養士之恩惟我　明聖登發天聰亟垂睿照
毋更置之近前坐以待亂也臣無任悚息懇祈待
命之至

天時決亢感格有機乞裁省以凝休命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

臣惟王者所以神與天地相應休咎之來盛衰自起是故大有之世時和年豐天心叶嘭以卜昌明饑饉之朝陰陽舛盭天方薦瘥而國亦隨之春秋每災必書其於大旱不雨尤用拳拳漢臣班固至總其說以為列國敗亡之徵則燦然矣今年有春徂夏雷雨不施風霾時作輦轂之下如惔如焚麥秋不登米值轉湧百官萬姓莫不仰天哀籲而高高在上若無意於天

下而故顯示以亢閉之端者可不畏哉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則爲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則爲否　皇上以爲今日泰耶否耶天心之仁愛　皇上也至矣頻年星搓地震雹雨孽火之譴告亦已勤矣於是乎變窮災盡而枯旱乘之比父之於子譙責無何則含怒蓄怨嘿不相關而其愛將有所移　皇上安可不察其故乎周宣王哀王耳雲漢之章靡神不舉顧贍大命昭假無贏竟以中興即　皇上初年徒跣南郊惻然憂勤之狀豈異代能法奈何今日不聞

穹禱也蓋臣愚冒死妄臆卽圭璧旣薦有類周宣猶
以爲天心之嚮答不在是也何者人主法天天亦應
人主令朝政之還鬱與天時之旱熯若相激矣　皇
上聖神文武駕軼古今始之有銳然總攬之志而因
以有精察矣始之有劃然揀擇之心而因以有停閣
矣於是爲壅塞或大塞而小通或方通而忽塞中外
皇皇如農望歲而宸禁天嚴莫敢闚測卽今以旱請
禱部省交章尚從中格不亦異乎　臣愚蓋竊惟洪範
五行之旨而有感於今日也傳曰言之不從是爲不

又厥咎僭厥罰恒暘夫言者天下之風聲脈理也不順則亂虛譁之氣發爲驕陽其理固然今夫郊廟宜親朝講宜舉東宮文學之不可以久輟也諸臣焦唇敝舌而不能得 皇上之一諾者始勿敢臆試摘近事盖有上言之而或以下稽者則諸權務于有司而二三猾閹輒伏狂獗也夫泉貨已壅而璫焰不熄民間愁苦之氣終莫銷乎有上言之而疑于中變者則廢謫及行取諸臣明詔尚沉閣也夫賢人伏于下則國空澌于上則政無紀 祖宗朝有拔之囚纍而不

爲嫌寵之新進以作其氣者可終淹乎有上屢言之而屢持不決者則中外大僚之開寫爲故事也國家倚重臣則不得犬愫重權猶豫之下脅亂易生蕭索之極痿痺已著且如虜釁方開而督撫可終置耶蓋又有下言之而上弗斷者則今被劾諸臣之進退不可不決也淸議不行消長靡定至議斥者或以不肖及賢議留者又以賢及不肖悠悠世態將安底乎有下紛言之而上爲狥者則一事互辯如宋承恩之疑局是也夫被擄即不可爲罪乃失事亦安可爲功國

俘得爵寬揭可犒至以多人而置不問以未奉旨之
衆論而遽謂明白則綸綍亦大褻矣有下錯言之而
上易玩者則兩地異揆如安疆臣之詭態是也夫身
則托於黔而苗夷之擒斬頗多頭目則肆于播而內
地之投校特憐陽順陰逆出沒無端勿亦水西之侵
也長其雄心而有所憑乎凡此在上則爲王令之未
宣在下則元凶是之未定積鬱成沴積借成愆人事
既彰矣天氣乃見至于亢陽飛赫毒茲饑邪藐矣皇
穹積慝不貫此其爲患豈在流離盜賊間　皇上安

可漠然而已哉伏惟　聖明穆清坐照厥降式臨思
天命之難諶察庶徵之不爽需發德意勿少怠荒萬
幾之裁割若流羣議之昭明如電布令則四時各守
其信用人則五行竝効其能解澤旁通和氣遐暢自
廟堂以及海隅振滯噓枯熙熙皞皞何啻甘霖之蘇
萬物也而謂天意有不協應以永豐亨者哉夫桑林
之禱六事自徵熒惑之移三言攸致古之人主非好
自貶損而固爲是兢兢也伏惟　聖明留意省圖臣
愚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同察天人之故以儆有位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

頃該禮部題爲祈禱雨澤事奉 聖旨雨澤甚微麥秋可慮朕心深切兢念便行與順天府幸屬虔禱各應祀神廟以沾足爲止毋事虛文欽此仰見我 皇上憂國憂民拳拳無已宗社幸甚顧今不但雨澤甚微乃更冰雹爲厲四五月晦朔之交連日暴至沴氣雜沓尤爲可異臣聞之五行傳曰雹者陰脅陽也在易四月爲純陽乾卦五月爲姤一陰始生陰逐迫陽

爲災特重臣察其故乃臣下奉公不效務專一之所致也春秋魯公二十九年大雨雹爲公子遂昭公三年大雨雹爲季氏皆徵表不爽自昔患之今 聖明在上乘乾獨運則莫敢不欽然竊惟在廷大臣單隻曠缺股肱喉舌之任纔各一人乘偏積重未知底止天下之勢惟一則專專之爲害雖公猶私顧安得竭誠盡力以憂國如饑渴者年來流俗相仍寖假難制刑 急於無章是非不求其至善良孤藐師濟鮮聞士大夫務設陷穽以相鈎覆而不階於蕩平之路殆

不可解是故上下相引大小相爊黑白不分開閉自
加 怳事者售巧於深文蒙詬者嫁禍於善類又有一
豆淹蹤無朋之士入幕深堅不恤外議簧鼓儕輩飛
語四嘗或曰某事將衍某言者誤之或曰某人有言
異同類者嫉之俶塞忠蹇之門挑剔朋黨之釁譸張
爲幻相怨一方使過歸於我 皇上責謝於衆人合
天下之爭顛倒紛紜而坐待其變可爲太息觀今日
時勢亢閉已極恐有一旦激搏潰決之症爲國家患
其狀類黿毗皆大臣積專一之漸諗禍必至勿足怪

者先王之制惟天子一人至尊無對其下三公九卿百執事以相參也故權有所制而物有所平師師濟濟虞周太和之盛道不出此伏惟　聖明察五行之微稽易春秋之旨嚴勑廷臣各矢精白宏開眾正之途並適太平之軌可否相濟陰陽得所形和氣和天心叶應社稷無疆之福恒必由之何四時雨澤沾足而已臣禹心塞臆不能盡言惟在　聖明留神省覽

天怒人愁主憂臣辱謹直陳失政以弭異變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

臣嘗誦易至于震卦其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夫恐懼者畏也修省者改圖也由畏思改當必有不俟終日者而豈止幸命之虛文耶六二之爻曰震來厲億喪貝夫厲者患害也貝者貨利也因害散利當必有惕于其大者而豈借聚斂之末計耶臣謂今之時事與震之象爻適相合焉頃者 皇陵雷火陵松蟲食亦不謂震來乎致警宸衷屢頒明諭一

則曰天威孔赫哀痛怵慄可不謂恐懼乎二則曰五
內如灼心神恍惚可不謂厲乎然所爲誓修實政者
至今未見舉行而所爲必俟次第者未知舉以何日
臣
竊謂茲時宜亟于修省而實政莫先于更易也自
礦稅四出慘毒萬端戕生命于三囊盡脂膏于一網
剝肉竭髓十室九墟誠莫必旦夕之生不少緩須臾
之死望之水火而無王將財闔閭以奚從焉知窮愁
徹
而無皇天后土之悲呼者乎焉知憔悴剝膚而
無疆玖宗德之謳慕者乎所繫玄穹爲之震怒九廟

微之欲泣事有漸積變不虛生故曰人主之情上通
乎 天怒氣偏則激爲雷霆法令枉則多蟲螟試觀兩
者猶響之 祖陵而送災見告于今日豈非精氣相
感而幽明共憤耶以此思震震可知矣不寧惟是即
今盛夏届期凉飆失序雷電頻仍霪雨流連旬日晦
冥冥悲慘淡既惑陽明之令稀瞻開霽之形此曷故
焉夫皇上之不極厥罰常陰史所記也君令不收則多
霪雨皆所示也今果能皇建其極乎自有停止之令
果能信始四騂乎以此思震震亦可知矣我 皇上

神智仁孝超軼今往誠不難灼利害之勢坐致變災爲祥之徵亦不難一轉移之力立臻易危爲安之理邇近日以來徒憎惕聖慮違豫聖躬固云憂矣孔子曰憂所以爲昌也然又不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乎今臣聞憂危願治之言未覩畏天敬祖之政則何益焉此臣莊誦屢諭而拊膺痛心恨不身代因仰體聖意而分受其咎不能已于躬責也蓋今所最失者轉貞之政臣所冀職者主計之司邇日覩無藝之征日侵惟正之賦竭舌殫唇而莫能挽回于上焦心窘

者何莫效伎倆于時陳力罔忠格君鮮術斯無一長
可 用兩負矣郎鞠躬盡瘁率屬交儆亦奚裨修省之
實亦克副休戚之誼乎 皇上當今之時尚不亟解
倒懸以回天怒誠不能一日自已臣值此時而不亟
回 聖意以除弊政臣亦何能一日已于 皇上爰
痛自刻責更進藥言臣聞古君人者其憐恤于民也
國有饑者食不重味國有寒者冬不披裘歲登民豐
乃始懸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
人若聚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使民不得事本

業以供上求力乏積貫君臣俱困斯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所願我　皇上試從一身之弗豫而遙想萬方之疾痛愁苦則痌瘝自切也從一時之深畏而反悔平日之怠玩恬愉則改圖自猛也于是亟回時政之貪戾以收人心先罷臣愚之曠尸以謝天下極弊既革百廢繼興將德日精明體愈彊固迓天休而歆祖宗於不越此即易所稱震來虩虩恐致福者也臣不任延頸拭目伏乞　聖明採納遴賜施行

霪雨異常人心驚懼伏祈聖明省察亟勑交修以回天變疏

汪若霖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臣惟有天下者必重于陰陽之變以符天心然後朝政應節而人情不懼今年六月以來陰雨不解澤水爲災乃至晝夜如傾風雷交惡飄忽震盪萬類洶洶仰勤聖明軫念下令祈晴而雨性轉勃未衰歇都城內外大浸稽天壞廬損稼漂溺殺人國家二百餘年殆未數見非細故也臣無狀不敢妄言謹考之五

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又曰廢祭祀
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王者動作威儀上應于天今九
闕邃密禁不聲聞臣下未由仰明威而知懼者上嫚
下玩綱紀無章不可謂肅夫祭祀大事也謹郊廟則
必畏天地祗祖宗發號施令莫敢逆時令遣代爲常
但勤諭旨諸大政大議輙見診繳非所以和陰陽成
萬物也臣又聞雨者陰氣水者陰物陰盛則雨災並
見六應在禁闈及臣下有邪謀夷狄侵中國也　皇
上神武手持太阿即在深宮豈得有學嚬笑而窺深

惡者臣不敢知惟是東宮三年不學有曠師傅之義諸臣觀望莫敢請命臣竊患之凡大臣外掩物論以從上則作內睽主威以驚下則亂非必他逆節忠令大臣翼翼無敢越軼然率比周相樹植耳小臣趨風者益又甚衆憑高設阻侮直諱忠繇此道以安國家即社稷臣不敢信詩云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冢乃在于皇甫卿士蓋自古而然矣往歲大水都城圮支虜訌上谷而京師震今漢威令非不行也順義未定部落多驚西南夷印制于一婦人之手佻殺大憾而東

北剽掠時至頗相覆匿耳加以太倉拓掃各鎮犒徼
何以待之漢文帝三年秋大雨水溢藍田于時匈奴
侵北邊連年征討百姓愁苦而宋宣和間都城大水
李綱請求直言不報尋有金人之患可不寒心凡此
皆成說故事參之今日誠足震懼未可謂適然以齋
禱爲文而已也伏惟 皇上惕然修省奮發乾剛振
肅朝儀一切政令慨賜施行憲天法祖爲燕翼至計
仍 廷臣各矢精白深維燮理之方申飭九邊將吏
綢繆先事以振國家庶陽氣昌明陰邪自退堯舜做

子之慮正在于茲若夫中外流離皇恩賑濟則有三十二年故事付之有司可矣臣愚無任激切之至

生民糜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謹循職掌率屬

中懇亟行切要實政以光聖治以信聖言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竊惟國家之治行百善政不如舉其要革百弊政不如去其尤况乎異常災變干以轉異爲祥尤關盛衰理亂之機毫不可苟頃者首陵異變孽火燒樓妖蟲蝕樹近且陰雨連緜諸陵之神道橋梁衝潰漂淪又見告矣向奉諭劄再三屢以切要實政爲言顧切要之實政原非難見何俟遠求今天下之嘉師隅泣而

不得沾聖天子休養之恩者豈非礦稅爲之梗哉則
今日實政之當修更孰有切要于此者臣等敢臚列
其槩臣聞古者聖帝見珠璧而投明王以金玉爲賤
誠見夫瓊瑤在御原無救于饑寒精鏐盈箱初何關
于身命心堅無慾法作于涼用能世培永基人傳令
譽即覇國之主尚能卻照乘之珍鄙白珩之寶何況
巍巍恩同天縱之主乃至以貨聞哉斂蒼生之怨氣
剸世之榮名竊爲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
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下之事害與利相倚散與聚

相因利小而散之速則得害尚輕利大而散之遲則得害愈重故聚斂而蓄害叢生大學致詳於末簡好利而不知不屢軻氏垂戒于首章盖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原能誨盜小者垂棘屈產不啟假道之危大之鉅橋鹿臺自取倒戈之禍歷數後來千禩一轍是以禍本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古者國家無事則議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君臣殿陛以譚經論道為常經薄海黔黎以耕田鑿井為本業安有斵空四海之山權及萬家之市鶩蛟龍之睡窟剖螺蚌

之生胎操戈挾矢如嚴大敵毀屋踰墻如補亡子經
十數年而不休者是何法紀成何世界是以治道之
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自有礦稅以來貂璫漁獵
翼虎包然掘墳墓而枯骨寒心婷子女而淫汙掩口
素封垂罄已十室而九空白骼塞途且十人而九死
以致恨曲愁歌人與爲怨火焚水葬家與爲讎此而
不已爰將何極是以人情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
也　一地生財止有此數國家正賦止有此名自榷採
一興生民之骨肉既爲貔虎之爪牙生民之脂

虐又諡潤于羣奸之橐橐邦有碩鼠澤無歸鴻以故
斂　來催拖欠而拖欠紬稽關稅而關稅徵取契錢
而契錢勿按庫藏而庫藏絕課塩筴而塩筴薄求贖
鍰而贖鍰銷外府崇空司農若掃仰屋而嘆莫知持
籌是以惟正之供莫論則礦稅宜先罷也王人出令
信比四時　皇上豈第以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
止遲曰夫政虐而後停止善政則易用停止爲矣停
止而後稱仁愛未停止則易稱仁愛爲矣不安於心
而始徐俟於後日以繼日更待何月日或可待而民

安能須玉音且爲反汗天子而有戲言赫赫　皇綸豈應如此是以先後聖諭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前勅諭初頒有缺官宜補罪囚宜釋之命識微之士且曰礦稅未罷則庶官未必補也何也天下之監司方面皆心欲庇民者也　皇上方任貂璫以漁民而肯使庇民者濟濟布列乎是庶官之不補也礦稅之一念實之也又曰礦稅不罷則逮繫未必釋也何也　緹騎詔獄強半爲礦稅而羅織其中者也　皇上方欲立威以獨行其榷採之意肯遽釋此輩乎是逮

聽之不釋也亦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夫 皇上之取
攜 凡爲帑藏之竭耳 臣等素無桑孔之策而今 皇
上以礦利朘民生致使銓部不得補其官法司不得
恤其獄九列曠官自臣部始 臣罪滋大臣懼滋深是
以政體相因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 皇上果
以蠢蠢小民服役自我駕馭自我刑賞自我死生自
我唯我所命而不足介意乎 臣等以爲 皇上之所
謂不足介意者正其所當注意者也姑不敢近陳莫
大之憂遠作不然之慮即 皇上臨御以來三十餘

年所矣所謂供七襄九就之衣者非民耶所謂備八
珍九鼎之膳者非民耶所為供乾清坤寧離宮別館
一切土木之役者非民耶修三加之儀則民備冠服
講大婚之禮則民備筐篚上慈闈之聖壽則民備甘
旨謁天壽之諸陵則民備羈靮介弟之分封諸王之
出閤則民備輸軒齎果黃流為梗漕艘衍期則民備
疏鑿挽西征哱拜東伐倭奴南滅播酋北禦強虜
則荷干戈而供芻粟以致身亡寧武首喪九邊血
浸惕蘇之逆而西塘夜狼之虐深哉斯民皇上試

一靜思之自服食之微以至宮闕自慶吊之類以至
征詐自周廬之近以至海寓何嘗有錙銖不取之民
間何嘗不刻不用之民力是民亦何負于國者乃
民方懽呼以供 皇上之欲而 皇上不必遂其欲
民方奔趨以釋 皇上之憂而 皇上不必去其憂
民方賈勇以壯 皇上之威而 皇上不必震其威
民方竭蹷以赴 皇上之難而 皇上不必憐其難
竊意 皇上靈臺即雖堅如金石時亦有所不忍矣
決民心即天意也祖德即民瘼也故 皇上力能以

礦稅而傾民之家室夫且以雷火而燬祖陵之明樓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吸民之脂膏天且以妖蟲而蝕
祖陵之松栢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轉民於溝壑天
且以霪雨而決祖陵之神道橋梁夫人雖至昧未有
不念　祖宗者人雖至微未有不顧墳墓者故兆不
在他而獨及乎　皇上最所傷心之地此非小異也
晨犯未入而昭陵之墓栢先摧泥馬祕南而鞏洛之
枋題預墜　祖宗陵墓之災祥其關于國家興亡者
若此今之孽孩妖蟲淫潦流奔恐不止唐陵之摧栢

朱廟之朽題已也故臣以爲欲回天意當先收民心欲收民心當先罷礦稅以與民更始而示天下以修省之實蓋修省之要躬行不在多言而實政之行心決無勞再討今日之事誠當皇皇汲汲如捄焚拯溺而不可須臾緩者不然人不可欺言不可食况 皇上誓發於口而天地 祖宗寔式臨之祖其可屢誑天其可屢誑耶臣等民部也職在民則言民觸目激衷敢同燕雀之處集思補闕願輸犬馬之忠伏望皇上俯鑒羣情速賜採納施行臣等曷勝惶恐待

命之至

都城水災異常時事可駭懇乞聖明痛自修省

以回天變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頃者霪雨爲沴京師平地水深五尺其下窪深至一丈民居蕩析殆盡至于廨生蛙朝有魚從來所未聞也及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猶然巨壑奔濤輿馬不得前城闉不可渡玆可不謂大異乎夫一緯一度有錯無害于民聖人猶必惕然自戒矧玆大水漂都邑溺人民壞公私廬舍甚衆　皇上豈不惻然動念

必且密禱交修避殿徹懸以爲文必且恤死問孤賑
之賙饑以行德此皆臣所望于陛下之實也臣聞
回天怒者必求當其心當天心者必類証其事臣不
習徵諗亦不知類應何屬臣常取前漢五行傳反復
讀之其篇中所言多誅伐祭祀及小民外戚夷狄宦
官之事臣恍然有悟以陽召陰得之今日可省者數
事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法曰不誅首惡赦其衆是
謂亟陽桓于是受賂綏賊交兵結仇是其應也今或
有細漏吞舟沉寃未雪者與桓十三年夏復大水法

曰廢祭祀之罰桓于是易許田不祀周公是其應也今秋望未親鬼神得無所怨恫者與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法曰百姓愁怨宋閔公曰于是驕慢暗災不改是其應也今坐四者相望百姓果樂業無譁者與成公五年秋大水法曰政在大夫成于是城鄆以疆私家臣下有顓位者是其應也今大臣有忠敬之誼或亦有偏執自用者與漢高后比年郡國大水流千萬餘家或爲諸呂相王之應今戚畹多馬賓之風或有未盡由禮者與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水流九百餘

家壞民舍八千餘所或謂匈奴愈驕侵犯北邊之應今北虜莫亦有爲謀叵測者與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壞鄉聚民舍水流殺人或謂刑臣用事之應今貂璫有驕命横行者公議可終廢格與凡此皆臣之所謂可省者至于洪範庶徵所謂狂恒雨若京房易傳所謂辟遏有德厥災水此尤關係聖德聖政至喫緊也　皇上首發勑諭交儆臣工次發德音賑救災民仍以時事本合往訓關係聖躬者設誠力行之關係各衙門者按章奏而斷擧之是謂修省實事臣

所謂望于　皇上當矢心囘天變者端在此矣伏惟

聖明裁察焉

陪京災沴異常天心仁愛彌切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南京禮部等衙門各揭帖開稱爲留京水災異常天心謹告宜懼懇乞 聖明亟修實政以圖消弭事 臣讀之不勝悚懼考之故典霪雨不收水流國邑厥應逆鉅傳曰陰氣盛也水涌爲災災而入城市沿街衢則又異災而見于 皇祖龍飛之地奉先殿大庖厨槩行渰漫則尤爲異異蓋去歲京師水災內而禁地外而官民廬舍無不傾圮而今歲陪京亦復如是天意

若曰輦轂示災既不爲動舊京爲　皇祖肇基再加
譴告能無懼乎　臣　等盖知天心之仁愛　皇上無已
時也三吳根本重地財賦奧區人心皇皇禍變將起
修事修救各有司存無俟臣贅臣　禮官也雨暘不時
咎在　臣　等除循往例恭候　命下百官素服三日痛
加修省以祇天戒外竊惟　皇上天之宗子一敬一
肆呼吸相通臣　等萬心之所計慮不如　皇上之一
轉念萬手之所拮据不如　皇上之一舉筆今時政
廢墜　聖心豈不明灼但　聖斷未決耳如朝講當

親大僚當補考選當下廢棄當舉邊餉當處閣部言
之既詳既懇削亦屢奏明綸一則曰即俟檢發一則
曰稍待檢發夫即則不必俟稍待則不宜久而日復
一日月復一月其將何時臣雖更有條列無能加于
閣臣之詳懇但祈即　聖心所已明者斷而行之無
使人謂天語煌煌徒爲擔延時日之資則幸矣頃臣
等數慮竊謂禍必有基不大破其積習口舌之爭能
得有幾譬之病必有根不疏通其脉絡標急之治終
難霍然勢已亟矣天之警戒　皇上更切于天下臣

民之控訴矣若臣等猶然泄泄拾已唾之餘強聒塞責而不盡言或眈戀儻來之榮瞻前顧後而不敢言是爲負天負 皇上負所學臣其何敢謹摘今日釀禍之源列爲五款 皇上必銳意改圖而修省之實效可冀焉一曰葆清明平旦之氣以澄 聖衷臣聞古帝王未明求衣非但勤事良以嚮明之際萬慮俱澄孟子夜氣之說正爲此耳 皇上深居靜攝念何嘗一日不在萬幾然臣等側聞宮中起居夜晝方寢寐時未起泰時値嚮晦陰濁用事況至夜分神疲氣

倦於此時而有裁決安得合宜迨及乎旦正　聖心清明之會而反就燕息牀笫消磨旭日晷又將向晦矣則氣何由澄神何由定嗜好所以蔽錮喜怒所以多偏忠讜所以難入挑發所以慫惑期外廷諸臣見為　皇上之忘天下而不知夙興夜寐之間蹉跎許多大事也以　皇上神聖遠邁虞周誠試雞鳴而思待旦而行則必知蠱惑如高淮決不可不誅稅監決不可不撤循吏如滿朝薦無辜如王邦才等決不可不宥雖未即視朝而神謨雄斷當不崇朝而馳萬里

是謂天心復而陰濁有不澄者君莫若日每月召閣部大臣入對以決壅蔽夫耳目聽覩則是非較然筆扎傳聞則疑信互半閣部諸臣 皇上所與共圖國事者也而比年以來 天顏日遠股肱心旅且見隔絶憂危深心既未易悉之簡牘補綴屢奏又未易徹之旒纊上不見緩急之形則欲行而輒止下未得要領之歸則愈揣而愈疑政事蠱廢人情猜阻職此之由以 皇上之寛仁明察若使天下事得一一指數于前裁決何難況每月一午御便殿 聖躬亦不爲勞

一名便有多宦則私言無從蔽隱非止情事了然抑且人品洞燭共日是間收觀易聽政事必然精采人心必然聳動是謂奏交成而陰沴有不消者否矣二曰復章奏批發之規以尊主權往時章奏之下皆有定期但有從與不從並無下與不下留中之起蓋或事有難處意有不便以爲姑且宜留求可泯形跡杜此謗然亦偶一而爲之耳豈意此端既開遂成否隔至于今下者爲曠典不下者爲常事皇上見爲行止自由大權在手不知章奏之人既不必其出則入又

安必其入入而不出　皇上主之矣入而不入竟誰
主之况批紅覆奏轉展遲速之際能無煬灶之奸　臣
恐權之潛移而不自知也願　皇上察此情形斷自
聖心勒定限期或幾日送票幾日批發倘有不當明
示駁正行止遲速顯然與天下共睹斷絕留中之敝
政庶左右不得上下其手主權不至旁落於人是謂
乾剛奮而陰翳有不決者否矣一曰愼內批中發之
旨以杜羣疑我　皇祖設閣臣所以備顧問代絲綸
也近有章疏必擬自閣臣猷自上裁庶萬幾不煩而

理而令有不由閣票徑從中出者矣如近日考選一
事兩奉中旨有部寺相詆言公言私之語是果出
聖意乎則威福自由何不登時處分乃徒屢形　詔
旨經年未決若非出聖意則誰授此　旨以啓紛紜
之疑乎如近日巨閣臣有堅辭疏無從內票二發閣
票如謂內批特眷乎則諫官言聽斯謂有禮便當亟
從考選之請何僅以前候檢發若非出特眷則又何
取內批以隆虛拘之數然　皇上久處深宮是非邪
正未易懸斷前後左右豈無窺瞯當此主聖時明

固無庸過慮萬一相沿日久矯旨之奸流毒縉紳則今日開端貽禍不淺矣願 皇上留神章奏悉發閣擬而後裁決間有特出聖意亦祇傳諭閣臣自能將順歷善固歸君過無所諉譽則大明當空而陰魔有不伏者否矣一曰去形跡體面之套以振事功夫蕭規曹隨原非專顧體面韓范富歐上殿相爭如虎亦何嘗計形跡乎及數年來閣部專體盡成圈套大小臣工務爲雷同政事弊壞極矣稍振刷則慮相形人懷猜懼矣稍提重則恐爲異目因循以長厚避嫌

怨而若浼坐視天下有養癰自潰之形而使志士抱
載胥及溺之恨則人心安得不離士習安得不靡邊
圉將吏安得頗牧之賢遺佚諸臣又安得弓旌之望
哉臣願 皇上勑閣部大臣以及庶官務破拘攣廓
然與天下更始期以一德一心爲寅恭無認以水濟
火爲和同譬則雷厲風行而陰鬱有不通者否矣此
五者積習既久釀禍實深 朝講之不親大僚之不
補考選之不下廢棄之不起邉餉之不處以至紀綱
盡弛法度俱廢智士蒿目而憂直臣腐吻而諍而若

聞也者祇由此一線之路未通未塞耳今天變已極事勢之窮蹙已極　皇上不及此時省覽臣疏如意改圖臣恐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夫水陰物也又兵象也宋臣范鎮有言天象見變當有急兵義當死臣不可死亂兵之下臣等區區微忠實與宋臣心有同然故不敢避忌諱伏惟　聖明留䀻